

第一章 幼年逃亡在外

不像郭沫若那样，出生时先伸出一只脚，预示着后来要推翻一个旧世界，也不像周作人那样，出生前有位白须老人在院内站过，倏忽而逝，遂有了“老和尚转世”的传言，没有异位也没有异兆，李健吾的出生平平常常。见诸他《自传》^①的文字记载是：“1906年8月17日，我生于山西省运城县北相镇西曲马村，幼年逃亡在外。”另一处说得较为含蓄，还带点自责的成分：“我生在前清末年，很不巧，和那位出卖民族荣誉的末代王孙宣统同岁。”^②

这平常的出生，不免叫人遗憾，然而，他的父亲，他的家族，他少年时的种种经历，弥补了这个亏欠。

^① 李健吾一生共写有两篇《自传》，一篇写于1958年8月。存中国社科院档案室；一篇写于1979年9月，收入《中国现代作家传略》（上）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。后一篇又改写为《李健吾自传》，刊于《山西师院学报》1981年第四期。此处系指收入《中国现代作家传略》者。

^② 李健吾《我学习自我批评》，1950年5月31日《光明日报》

他的祖父是个有本事的农民，靠在口外（今内蒙古一带）贩马发家，广置田产，成为西曲马村的财主。先后娶有两房妻室，生有子女九人，八男一女。

长子李岐山即李健吾的父亲，名鸣凤，字岐山，以字行世。生于 1878 年，清末秀才，曾在邻县教书，后来又考入山西大学，毕业后在太原工业学校任职。也先后娶有两房妻室，生有子女六人，除一女早天外。长子卓吾，长女立萍（乳名香草），次子健吾为大夫夫人所出；次女香菊，幼子养吾为二夫人所出。养吾为遗腹子，出生时李岐山已被害去世。次女大约在十二三岁时亦夭亡。

1905 年夏，李岐山与同乡同盟会员景梅九（定成）以制作戒烟药为名，在运城北大街开设回澜公司，经常奔走于猗氏（今临猗）、万泉（今万荣）等县，宣传戒鸦片烟的好处。在公司内暗设机关，商讨革命策略，传播进步书刊。1907 年，以景梅九之介，加入同盟会，担任宣传工作，曾被清政府扣押安邑县监狱月余。第二年，与景梅九同赴陕西，联络西北革命志士。返晋后，将回澜公司交好友张士秀接办后，又回太原工业学校任职，同时在校旁开设大亨客栈，广结军界人士，积极筹划武装起义。

1911 年 10 月 10 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李岐山立即赶往陕西关中，联络同志，力谋响应。路过家乡，密嘱四弟李九皋招兵买马，制造军器，以图大举。10 月 29 日太原光复，阎锡山任都督。清军进犯山西，李岐山率部东征，与清军激战于娘子关附近的雪花山。娘子关失守，太原不保，阎锡山率残部退往晋北。副都督温寿泉与景梅九等率千余人向晋南退却。太原失守前，李岐山召集了学生队，又收编了从娘子关败退回来的散兵两个营。在太谷借到一批枪支弹药，组成一支队伍，与温景二人的队伍

在霍县会合后，从洪洞渡汾河，下襄陵，克汾城，12月底到达河津。温景二人渡河赴陕，联络陕西民军。各路义军公推李岐山为五路招讨使，兼任哥老会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司令，分两路向运城进兵。

在温景赴陕之前，河东革命党人已派张士秀于12月20日赴陕乞援。陕西都督张凤翔乃派陈树藩、井勿幕等率秦陇复汉军，随张士秀渡河，于12月29日攻占运城。次日，李岐山大军赶到。于是组织起河东军政分府，温寿泉总领一切，张士秀主管民政，李岐山主管军事，为协统（旅长）。

此时绛州以北，仍为清军占领。转年1月，军政分府决定北进，委任李岐山为“南路招讨行军都督”，统军北上。先下绛州，俘清兵八百余人，杀统领陈正诗，后围攻临汾。城将陷，适清帝退位，共和告成，阎锡山回到太原。4月阎锡山被正式委任为山西督军。7月河东军政分府撤消，张士秀转任河东观察使，李岐山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旅长，少将军衔。其时全国统一部队编制，山西仅一师两旅，李部仍驻军运城。另一位旅长为续溪桐，字西峰，驻军雁北。

当父亲奔走于运城太原之间，率部南征北战之际，李健吾，这个年仅五岁，乳名叫跟娃的小孩童，正在北相镇西曲马村里无忧无虑地玩耍嬉乐。

李家的院落，在西曲马村中间一条南北向的巷子里，大门朝东，北头巷口，有一个大车门。大车不外出时，就停歇在车门底下。有一天，李健吾正跟姐姐在大车门下玩耍，忽然起了一阵旋风，黑了天，黑了地，小姐弟俩吓得躲在大车底下，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单怕黑旋风把他俩刮走。不一会儿工夫，黑旋风过去了，天又亮了，他才和姐姐从大车底下钻出来。李健吾后来说，他一辈子没见过那么黑的风，一刹那间，宇宙为之易

色。那座大车门，已不复存在，只有山墙的砖柱，至今还在李家巷子的北口挺立着。

1912年夏，父亲正式驻军运城后，将健吾母子两人，还有姐姐，接到运城旅部居住。其时养吾尚未出生，健吾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父母对他最为钟爱。将女儿带出来，怕也是为了照料健吾，或与健吾作伴。这次在运城，大约住了半年，太小，长大后记得的只有——

忽然一天，父亲——我很少见到他，他干什么我也不知道——把我和妈、姐姐，全接到一个大城——就是运城——里，住在一个有兵把着大门的衙门里。我神气得什么也似的，一下子变成了“少爷”。我神气到这种田地，打哭了一个和我同岁的“阔”娃娃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原来是张实生的“少爷”！打得那份得意呀，好像老早就知道他爸是后来暗害我爸的陕西主谋似的！^①

这个有兵把守的大衙门即第一混成旅旅部，原兵备盐法道衙门。张实生即张士秀。这位被李健吾打哭了的孩子，李张两家定亲后，成了李健吾的姐夫，未及成亲，因张士秀参与了暗杀李岐山的阴谋，两家结怨，便退了婚。

1912年底，因为阎锡山的迫害，李岐山与张士秀同时被押解到北京，投入陆军监狱。

阎锡山与张李二人的仇恨，起于辛亥年间，阎逃往晋北后，张李诸人在运城组织军政分府，阎以为张李意在最终取他而代

^① 李健吾《梦里家乡》，《李健吾散文集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。

之。阎复位后，总认为河东不属于自己的地盘，便以统一全省粮饷为名，派心腹南桂馨为河东筹饷局局长，伺机篡夺河东政权。李岐山握有重兵，更是志在必除。

南桂馨到运城后，厚结李部团长景蔚先，计划以景代李，景向李告密，张李闻报，将南扣押，并公布了南与阎锡山来往的电文。这正好给了阎一个口实，便呈报中央，袁世凯遂命参谋、陆军两部行文，勒令交出南桂馨，查办李岐山与张士秀，并命豫军赵倜部进攻运城。张李未抵抗，赵部进入运城后，将张李解到北京。袁世凯下令组织特别法庭，以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兼庭长，审理此案。

父亲被捕入狱后，李健吾随母亲回到西曲马老家，六岁的孩子，该上学了，爷爷送他进了设在关帝庙里的村学念书。

开蒙念的是《孟子》。老师是本家的一位长辈，称老舅，净让他背死书，背不下就打，用板子打手心，还罚他跪。他很害怕，想了办法逃学，要不就故意迟到。一路上磨磨蹭蹭，实在不愿意去，又不敢不去，怕挨打，又怕同学笑话。那些日子，他不怕关帝爷，也不怕正殿里的那个关平、周仓什么的，顶怕的就是这个给他开蒙的老爷爷。

怕归怕，淘起气来却是那样的无法无天。关帝庙里有树，他常会爬在树上，任年迈的老舅前后蹒跚着，呼唤，顿拐杖，只是装聋作哑不下来。

书背不会，感兴趣的是那些神奇的民间传说。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就记得挺牢，说是一个年轻的樵夫去终条山上打柴，与同伴失散，在一个山洞里待了一夜，第二天下得山来，只说了一句“金头，银身，铁尾巴”，便气绝而亡。后来有个叫张世芳的农夫，无意中走进了这个山洞，得到许多金银财宝。终条山也叫中条山，是山西省南端的屏障，站在西曲马村口朝南望

去，就能看到那青青的峰峦。

清代庚子年间（1900 年）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逃往西安的路上，曾路经当时还叫潞村的运城，许多人都见过皇上与皇太后的龙颜，十多年了，这一带还流传着一些两宫的传说。

记得烂熟的，是那些众口相传的童谣，如——

豌豆角儿黑拉拉，
我和小姐一起嫁：
小姐嫁到东关里，
我就嫁到门边里；
小姐嫁个好女婿，
我就嫁个老母鸡；
小姐骑的好骡马，
我就骑的蚂蚱蚱；
小姐拿的马鞭儿，
我就拿的枣杆儿；
小姐抱的好娃娃，
我就抱个泥疙瘩；
小姐娃娃长大啦，
我的娃娃摔碎啦！[†]

纵是少不更事，在西曲马，他也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欺凌与屈辱。

[†] 《烽火》创刊号，1923 年 2 月 10 日出版。谣末注明“山西安邑”，当为李健吾提供无疑。

一天，先生正在给他们几个孩子讲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道理；未必是那个讲《孟子》的老舅，此时村学已非往昔，有教师数名。张家的长工老牛，趑手趑脚地蹭进学房，先生从窗口远远喝住他道：“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老牛结巴了两句，从身后摸出一个八九岁的孩子，求先生给起个官名。先生觉得他的念头不伦不类，因为像他这样身份的人，通常用不着给儿子起正经名字的。既然来了，不便有负他那番敬重的至诚，也就答应下来。望着那孩子的秃头灵机一动，先问那父亲：

“你姓牛，嗯？”

“是啊，老师。”

“他是秃子，嗯？”

“可不是！就是这破相，所以请老师起个名儿压压。”

先生恶意似地一笑，郑重其事地说道：

“那么，就叫牛小山吧。大小的小，泰山的山。看他身子顶结实，活像一座小山，就叫小山好了。没有比山再重的东西了，一压就把那气压掉。”

那老实人一脸的喜欢，向先生又是作揖又是谢，一面吩咐儿子给先生磕头。先生得意之下，就向那父亲商议，只要他出一半的学费，就准他的儿子来听讲。这难为了那老实人，盛意之下，也就接受下来。

事后，先生为班上的学生解释，他取名的典故是“牛山濯濯”。濯濯，就是光秃秃的意思。过了几天，那孩子来学堂上学了。明知他已有了牛小山这个官名，同学们仍叫他牛秃子。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和他玩，他孤零零的，就和关帝庙当院的那座半截石碑一样。先生也随即丢掉对他的兴趣，同学们把惹下的乱子全往他身上推，先生的板子蝴蝶一样围着他转。好些同学

拿晒干的牛粪朝他身上扔，叫他和牛粪认宗，其中不会少了李健吾。半个月后，他不来了，父亲病了，他要去张家帮工。正是春天，田里等着用人。父亲死了，他用一口棺木的代价，立了一张身契，给主家当了长工。

万没有料到的是，就是这样一个卑屈的小长工，抗战初期竟以身殉国，成了一位民族英雄。

大约小学二年级时，李健吾随母亲来到西安。

李岐山、张士秀在北京陆军监狱关了半年之后，主审官陆建章不安于京畿军政执法处长的职位，想外放做陕西省都督，知道李张二人在晋陕一带很有威望，于 1913 年夏，草草审理后，将二人释放，委以名义，派往陕西。让他俩利用旧有关系，疏通当地的各派势力，为他下一步主政陕西作好准备。

1914 年春，袁世凯任命陆建章为第七师师长，派往陕西督办西路剿匪事宜，同年 6 月，正式任命为陕西都督。同月裁撤各省都督，于京师设将军府，以陆建章为威武将军，督理陕西军务。其时，李岐山已回到山西老家赋闲，陆建章便邀他抵陕襄赞军务。李抵西安后，安排好住处，便派六弟接家眷来西安团聚。

在西安，一家人住在东木头市的一所小公馆里。其时河东的一批辛亥革命党人，如景梅九、张士秀等，因不容于阎锡山，都聚集在西安。李岐山的大女儿许配（订婚）给张士秀的儿子，两人结为儿女亲家，也在这一时期。

在陆建章的将军府里，李岐山仅是位少将谘议，并无实权。不甘心寄人篱下，平日广结各方豪杰，以图将来能有自己的部队。

对这位英雄父亲，幼小的李健吾，又害怕又崇敬，“我敢说，我生下来就好像怕一个人，一个修短适度，白面书生的中年男

子——不用说，是我父亲。我怕他。现在叫我回忆从哪一天怕起，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到，反正我可以相信，好像一落娘胎，我第一声啼哭就是冲着他来的。我真怕他。他并没有绕腮胡子，也不永久绷着面孔，我还瞥见他背着我们摸摸母亲的脸，但是一听见他咳嗽，或者走步，我就远远溜开，万一没有第二个门容我隐遁，只好垂直了一双黑曲曲的小手，站正了，恨不得脚底下正是铜网阵的机关隧道。我想不出他有多大的生杀大权，不过我意识到这是我眼前惟一的人物；他吩咐人，差遣人，从来没有被人差遣，被人吩咐，母亲背地埋怨他两句，然而也只是背地罢了。^①

从小就知道父亲对他特别钟爱，然而，起初领受的，却是父亲的严厉。在家里，一见父亲的面，就赶紧溜了出去。溜得迟了些，被父亲叫住，只好自认倒霉，百无一失，父亲总是问：

“今天书讲到哪儿了？”

嗫嚅嚅地回答了。

“背给我听。”

不等父亲的话说完，已面无人色。在父亲凌厉的目光的注视下，结结巴巴地背上几句，自然是背不下来。

“跪去！”

不用指点，低着头去墙边跪下，一跪就是半晌午。

有一次，当着许多客人的面，父亲让健吾背《孟子》中的某一章，他不争气，背了上句忘了下句，一怒之下，父亲打了儿子一记耳光，让他跪在砖地上挨饿。一家人吃中午饭，父亲和朋友们饮酒猜拳，还是大祖母发现小孙子不在桌面，赶到前头像贾母救宝玉似的把他救了出来。

^① 李健吾《“牛皋”》。《李健吾散文集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

怕父亲，仅仅是当着父亲的面才怕，一不在面前，他就活像开了锁的猢猻，连跳带蹿，简直能蹦到房上去。不光健吾，哥哥和姐姐也都是一样的。父亲走了，一声喧哗，四面八方全是回应，兄弟姐妹几个凑在一起，要多热闹有多热闹。什么都变了。玻璃砸了一块，瓶子豁了一角，桌子坏了一条腿，墙上多了几道铅笔印子。最后也许勾针扎进姐姐的手指，姐姐疼哭了，健吾也吓哭了。忽然听见。父亲回来了，正在前院说话呢，一霎间，一切归于平静，甚至于姐姐忘掉疼，不哭了，健吾更是一溜烟儿往后园里蹿，提心吊胆地藏在一丛丁香花后头。

公馆里人来人往不安静，李健吾也太淘气，这样下去会惯坏孩子的。爱子心切的父亲，决定把儿子送到乡下去读书。正好他当年的一个部下，曾当过团长的史可轩，是兴平县马堪村人，在老家为亡父守墓。史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，有家塾，主要还是信赖史可轩的为人。

史可轩十七八岁时，只身跑到太原，因言论过激，被抓进监狱，是李岐山等人将他救出。辛亥年间，随李岐山起兵，从太原到运城，参加过无数次的战斗，极其勇敢。他父亲病了，捎来口信。及至赶到家，父亲已入了土，他带着一把菜刀，跑到坟地，跪下就照自己的头上砍去。亲友们慌忙拦住，他不依，定要自戕，亲友们拗不过，说，不妨斫掉一个小指头，表表心迹就行了。于是当即斫断一个小指头，恸倒在坟前。这愚直的孝心，很得李岐山的赞赏。把儿子交给这样一位忠孝之士管教，肯定错不了。

平日见了父亲就害怕，这回听说要把他送到外地读书。李健吾满口答应，不光不难受，还有点兴奋。

同时送去的，还有李健吾的七叔、八叔。这已是史可轩守坟的第三个年头了。

李岐山亲自送儿子和两个小弟弟去马堪村。

夏季的一天，轿车套好了，要动身了，避过人。母亲在李健吾的小箱子里，塞了两块钱红纸包好的铜元。父亲提起小箱子，往车里放时，奇怪这小家伙给里面搁了些什么，这么重。李健吾的打扮挺时髦，短衫短裤，戴着一顶时兴的小白盔。只在临分手的那一阵儿，瞅瞅母亲，不由得眼里潮潮的，噙满了泪水。随后就兴兴头头地上了车。

出了西安城，往西，过了咸阳古渡，路过马嵬坡，李岐山还去杨贵妃墓前凭吊了一番。日暮时分，便到了坐落在渭水西岸的马堪村。

史可轩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李健吾一下车，就留神史可轩的右手，是不是缺一个小指，果然只有四个指头。母亲曾给他讲过史叔叔的故事。

父亲走了，李健吾和两个小叔叔就住在史家的学塾里。

一群念书的孩子中，数他最小，数他最阔，也数他最有来头。人人都哄着他，将就他，不管念多少书，只要别出事就行。上课了，人多，屋里坐不下。打开风门，凳子一直排到院子里。李健吾没固定的座位，总是在风门外面玩耍。先生也不干涉。有时史可轩也来听讲，先生的嗓子便分外响亮起来。李健吾的功课是填字对句，十有八九是叔叔们替他作好了写上。有时连课也不上，整天在村口麦场上的麦秸堆里捉迷藏玩。

下午，不那么热了。史可轩便带着十来个小学生，来到光光的麦场上，围成一圈，坐在麦秸堆之间的夹道里，听他讲《经国美谈》里的故事。每天一章，先念，再讲解。口才好，热情更高。每讲完章，看着这一圈目瞪口呆的孩子们，希望从他们身上寻出爱国志上的身影而这此小听众，不能说没有那样天真烂漫的野心，但他们更其崇拜眼前这位绝然切断手指的

演说家。

李健吾说自己“幼年逃亡在外”，去马堪村不过是父亲的钟爱，去良王庄火车站待的那一年，才是真正的逃亡在外。

1915年夏秋间，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迹象已很明显，李岐山在陕西，积极筹备讨伐袁世凯的军事行动。估计将有一场恶战，怕爱子遭遇不测，便派了两名部下，赶着一辆骡马轿车，远迢迢的，将年仅九岁的李健吾，送往天津附近的良王庄火车站，隐藏在一位当站长的赵姓朋友家里。

知道儿子爱看历史小说，临行前，父亲特意送了他一部《东周列国志》，全套十六册，分装在两个蓝布书函中。

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。与阎锡山不睦，想来不会取道太原，而从西安到天津，取道郑州、保定，有两千多华里，至少要走一个月。

旅途是漫长的，也是愉快的。护送李健吾上路的两名部下，一位名叫希伯，是个风趣的年轻人。中等身材，胖胖的圆脸，沿边布满了荆棘似的短髭，鼻梁虽高，眼睛却不大，毛发浓密，皮肤却白净。结实的身躯里，藏着一个比鸡胆还小的小胆，处处给人一种矛盾的印象。初相识，不免叫小孩子望而生畏，三言两语之后，便会感到这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好人。

另一位是个有名的二楞子，一句话就瞪眼，两句话就打架，属李逵一流的人物。一路上，两人经常发生冲突，李健吾夹在中间，像一道坝，又像一位判官，末后再排难解纷。他俩也很乖巧，不管一路上在轿车里吵得多凶，临到歇店的时候，只要李健吾插一句：

“叔叔，回头喝酒吗？”

马上都不吭声了。在这一点上，两人永远是一致的，看着健吾矜矜在意地打开随身携带的小箱子，一枚一枚地数着铜元，

彼此望了望，眼睛全闭小了。母亲怕孩子路上受苦，特意给儿子的小箱子里放了十块钱的铜元。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

走了几日，李健吾才发觉他们不是真正的吵架，只是寻开心，故意激逗而已。希伯的性格先不允许。看出对方真要霸道的时候，他会笑笑脸，寻个机会躲开。

把李健吾送到良王庄后，两人回西安复命，李健吾便在赵叔叔家住了下来。

对这位护送自己去天津的同乡，李健吾很有感情。多年后，曾以《希伯先生》为题，写过一篇散文，记述了这次路上的一些事，主要写了希伯后来的变化。他是个有文化的人，能写一笔圆润的毛笔字。他将自己的功名，完全寄托于李岐山的飞黄腾达。李岐山遇害后，也就收起自己的野心，回到家乡，在一所职业学校里教书度日。运城沦陷后，当过几天的维持会长，又设法逃到外县。有一个儿子被日本兵打死了。“我宝贵我过去的生命，希伯先生是它一个寂寞的角落。他属于我的生命，他的悲哀正是我的悲哀。”^①

良王庄是津浦铁路上的一个小站，站旁有街市，李健吾常去街上买小人书看。

藏匿期间，9岁的李健吾，用心读了父亲送他的《东周列国志》。这本书与在马堪村听讲过的《经国美谈》，对李健吾后来喜好历史，乃至很长一个时期的为人，都深有影响——

小时候，我最得意的功课，从小学到中学，没有一个同学能够抢先的，是历史这门津津有味的东西。我没有历史癖，而且说来贻笑大方，我的历史知识全是从历

^① 李健吾《希伯先生》，《李健吾散文集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

史小说里面来的。假如我告诉你，我后蒙的小说是一部外国历史小说，你也许要惊诧。但是，这算不了什么。一切有人给我讲解。你真正应该惊奇的，是我不久独自看的一部小说，一部大人看了也要眼花缭乱的《东周列国演义》。这是父亲送给我的礼物，一晃二十年来了。他预备起兵讨伐洪宪，把我交给两个朋友，一直远迢迢送到天津郊外一个叫做良王庄的村子隐藏。送这部历史小说给我，自然因为发现了我的历史小说癖。然而单单送一套十六巨册的《东周列国》。如今想来，他一定还有深意蕴在里面。不顾历史小说的凌乱生涩，我用心探索其中的情趣和造成这种情趣的有力的少数人物和事迹。我活在他们中间，出入于他们的进止，苦乐于他们的机遇。阖上书，我小小的心灵奇特地膨胀着。我丢了些什么，我拾了些什么。是什么，我说不上来。也许是做英雄的念头。我用他们做榜样。雕画我的未来。我恨不生在他们那个时代。^①

1915年12月1日，袁世凯接受“推戴”宣布帝制。人神共愤，与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的同时，李岐山也在陕西正式树起讨袁的义旗，具体对象是依附袁政权的山西督军阎锡山。事先曾与胡笠僧、景梅九、杨虎城、续西峰等人商定在三原起兵，不果，又赴西安劝说陆建章独立，陆意颇动，未决。乃返至富平县，发动陕西民军揭起讨袁义旗。率师东渡黄河，深入山西境内，一举攻克猗氏县城，并命四弟李九皋率偏师袭取介休、平遥，不幸兵败被俘，李岐山只得率余部退守中条山，不保。遂

① 李健吾《匹夫》，《李健吾散文集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

单身逃往北京。

1916 年 3 月，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，6 月病逝。段祺瑞执掌北京政权，李岐山官复原职，任陆军部少将谘议。生活安定下来，妻子与大儿卓吾及女儿都来到北京，又派人去良王庄，将隐藏近一年的次子健吾接回。

从此李健吾结束了战乱中的逃亡生活，与家人在北京定居下来。

李家在北京，先住西河沿的大成店，随即迁至达智桥附近的代郡会馆。第二年 7 月，李健吾曾听到城内纷乱的枪声，后来知道是张勋复辟。不久，又搬到粉房琉璃街五十号的解梁会馆。这是家乡会馆，不用出房钱。

在这儿，李健吾经历了父亲的惨死，姐姐的出嫁，母亲的去世，也经历了小学、中学，直到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，共住了十五个年头。

无论在西曲马，还是在马堪村，李健吾只上过私塾和村学，并未上过正规学校。虚龄已十一岁了，不能再耽搁下去。一到北京，父亲便送他去厂甸北师大附小三部报名上学。

这是个合级班，二、三、四年级合在一起上课。中途插班，不知根底，老师先将他编在二年级班里。不久，发现这孩子懂事多，又调到三年级班。就这样，他的年龄还是比同班的学生大一些。待全家搬到宣武门内的解梁会馆，离三部远了，又转到附小二部。

咨议是个闲官，平日无事，李岐山便在家里饮酒下棋，与朋友谈叙。像在西安东木头市一样，也要管教管教淘气的儿子。

李岐山实在是个命途多舛的人。1918 年夏，李健吾上小学四年级时，他又一次被捕，关押在陆军部看守所里。

阎锡山在山西站稳脚跟，对那些在北京闹事的辛亥革命派恨之入骨，派人来抓续西峰和李岐山。续西峰翻墙跑掉，正巧李岐山有事去找续，遂被捕，押送至北京西车站。李岐山知道，火车一开，他的命就完了，急中生智，高声大喊：

“我是陆军部现任官员，不能随便抓，有官事可以在北京打嘛。”

车站上的巡警一听，将这伙人拦住，打电话问陆军部。阎锡山的密探们知道理亏，只能听巡警摆布。这样，陆军部就把李岐山扣留下来，送至军法司看守所关押，说是留部待审。

当天黄昏，军警来李家搜查，“一家惶惶，罔知所为。食客皆引去，男子避溷幽处，惟妇孺数辈，噙泪待命，听逆者之检查”。李健吾放学回来，见此情景，“酬对于此虎虎者之间，心寒胆壮，间作辨难，以示我非怯者，而家人亦不暇顾及”。^①

第二天派人打听，方知事情真相，所谓“留部待审”，实则是一种保护措施，一家人这才放下心来。

李岐山关押在陆军部看守所。官阶高，名望大，案情又不明不白，关押期间，待遇并不太差。看守所在陆军部西边一僻院内，南面是墙，其余三面是平房，同时关押的还有数人，每人一室，以李岐山的待遇最优。平日读书写字吟诗，逢节日还可以从外面买来酒菜，与看守的宪兵共饮。这些宪兵，都很敬重李岐山的为人与功业，知道此人必将东山再起，侍奉得很是周到。李岐山无罪释放后，看守他的宪兵大多随他去了西安。遇害时，还有两三人作为护卫他而殒命。

父亲被关押不久，老家传来口信，说四叔李九皋被阎锡山

^① 李健吾《〈铁窗吟草〉后记》，1989年《运城文史资料》第一辑《纪念李健吾专辑》。

枪毙，三叔李瑞生在被捕的路上吓出了病，放回家没几天就死了。阎锡山仍不解恨，派兵放火烧了李家的宅院，大部被烧毁，能住人的只剩下不多的几间。罪名是勾结土匪，阴谋造反。

前一年，哥哥李卓吾跟父亲闹翻，和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一起去法国留学去了。十二岁的李健吾，成了家中惟一的男子，像去天津良王庄送信这样的事，也得他独自完成。探监这类事，女人不便出面，更得他去。每星期日下午一点多钟，母亲和姐姐为他束扮停当，嘱咐再三，送至门外，看着他上路。起初往返都是坐洋车，后来路熟了，也是家境艰窘，就徒步往返。

看守所在城北的铁狮子胡同，解梁会馆在宣武门外，这样每次探监，几乎要穿过整个北京城。一点多钟离家，三点多钟才能赶到。每次去了，总要待到天黑上灯时才离去。临走时，父亲必拉着他的手，送到门口，交给宪兵，叮嘱路上小心，伫立门内，久久方返。夏天去探视时，遇上暴雨，浑身衣服湿透，回来常常生病。下次照常去，去了也不说，怕父亲知道后伤心，不让他去探视。父亲也让他传递些消息，每次都小心在意，从未出过差错。

纵使身陷囹圄，对李健吾学业的督责，父亲仍像在家时那样严厉。孩子来了，必先查询近日的学业是否有所长进。为此，每次探视前，健吾总要认真温习功课，有所问，如实回答，绝不撒谎，若有差错，总是恳求父亲垂谅，说到痛心处，每每潸然泪下。父亲好言慰勉，相信他下次会用心改正。不光是查询，有根底也有闲暇，利用探视的时间，父亲还要亲自讲授。预先选好五六条典故，多是《世说新语》上的，写在一种长宽各三寸的浅黄色纸笺上，一条一张，待儿子来后，查询过学业，再将这些典故一一讲解清楚，带回去熟记乃至背诵。一年下来，这样的纸笺，竟积存到数百张之多。